

21.05  
叙永縣  
文史資料叢書



政协叙永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纂  
叙永县志编辑部



## 前　　言

《叙永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又和读者见面了。

在这一辑里，我们共收录了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追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叙永掀起的抗日风暴、民主浪潮，和这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涌现的历史人物。谨以此，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献给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献给“推翻了专制，建立了共和”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一页的武昌首义八十五周年纪念。

文史研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存史”、“育人”为宗旨，力求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充满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本来面目。基于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在本辑中，转载了台湾学者回忆“西南联大”在叙永的几个片断，以丰富“西南联大”南迁叙永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史料。

本辑的出版得到各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编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目 录

- 陆更夫 ..... 陆 能 (1)  
缅怀我的父亲柳绍轩 ..... 柳孟宜 (11)  
叙永教育情况概述 ..... 许可之 (19)  
蔡锷入蜀第一城 ..... 王文宣 (26)  
名医刘三俊传略 ..... 叙永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 (29)  
叙永县“地方救护队”治疗红军伤员  
    事迹一则 ..... 李远炎 唐联盟 (33)  
简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 ..... 古高门整理 (3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叙永分校的一年 ..... 张 泌 (47)  
叙永忆往 ..... 周明道 (50)  
忆黄季陆先生二三事 ..... 许宝康 (60)  
叙永和平矿业公司始末 ..... 王肖岩 徐春藩 (63)  
回忆远东新闻报在叙永 ..... 傅汝衡口述 孙礼明记 (67)  
回族定居叙永概况及其风俗习惯 ..... 马 孝 (69)

# 陆更夫

陆能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凌晨，在广州市东郊石牌，一片“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随着一连串沉闷的枪声，中国共产党两广省委书记陆更夫和五位省委常委倒在了血泊中！陆更夫同志英勇就义，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

陆更夫是四川省叙永县人，原名承丹，号更夫，一九〇六年十月出生在一个贫苦教师家庭。父亲陆晓晴，一生从事小学教育，母亲严兆莲是忠厚贤淑的家庭妇女，全家终日辛劳，仅能勉强维持家庭温饱。陆更夫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家乡随父亲读到小学毕业后，一九二一年考入“永宁联立中学”。他活泼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中学期间，陆更夫曾到泸州参加中学生运动会，住在川南师范学校。当时恽代英同志正在该校任教，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在那里，陆更夫开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给他幼小的心灵打开了新的天地。

一九二二年，陆更夫随从事教育的叔父陆俊翥到成都求学，考入高师附中。当时吴玉章任副校长，恽代英不久也从川南师范转到该校任教。他们的革命活动，团结、教育了广

大青年，启发、鼓励了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陆更夫正是这些革命青年中的一个。革命思想的熏陶；军阀混战，民族危亡的黑暗现实，促使他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坚定地踏上了革命征途。在学校，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与同学岳凤高、张子玉等一起创办文艺刊物《心波》、《红涛周刊》，经常写文章抒发自己远大的志向，宣传革命思想。他在《伴侣》一文中写道：“青年人应该是以书、纸、笔为伴侣，把它们当爱人”。在《故乡》中表示：“要扫除妖气，重建家园，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社会而努力！”他经常寄刊物回家，在家信中表示：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鼓励弟妹们：“吃得苦菜根，方能成为一个有为的人。”

一九二五年，陆更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南方的革命浪潮吸引着他，七月，他便与同学彭寿炽一道出川报考黄埔军校，进入黄埔四期政治科学习。

黄埔军校是座革命的熔炉，陆更夫在这里直接受到党的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等同志的教诲。这时，他将名字改为“更夫”，有四川同学笑他：“更夫就是打更匠也！”他笑着说：“打更匠有什么不好！当前中国正需要更多的打更匠彻夜巡逻，警惕匪盗，报晓黎明！”他常常高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新中国。”并以此自勉。决心“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做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战争蓬勃发展，陆更夫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团部作政治工作，后调任连长。秋天，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两战中击溃军阀吴

佩孚的精锐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北阀军长驱直入，攻占汉阳、汉口，紧接着向武昌发起总攻。独立团夜晚攻城失利，陆更夫赶到前沿阵地鼓励官兵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并对新兵加紧训练。十月十日，独立团首先突入武昌城，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攻克。

攻克武昌后，陆更夫被派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任科长，参与负责编辑《革命生活》日报。他积极编写大量刊登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宣传北伐胜利的意义，发行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陆更夫还经常带领宣传队走向社会，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一码头与英租界毗连的广场开展宣传活动，突然，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用刺刀驱杀听讲群众，当场杀死海员李大生，打伤码头工人宿民生和市民祝香山，张文贵等三十余人。面对英国水兵的暴行，陆更夫满腔怒火，带领群众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并缴获马枪一支作为罪证。惨案发生的第三天，武汉工、农、兵、学、商三万多人举行“追悼死难同胞反对英帝国主义大会”，并通电全国，要求严惩凶手，收回英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为死难同胞报仇！”

“立即收回英租界！”“打倒英帝国主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入英租界，摧毁沿途的沙包、铁丝网，驱走英国巡捕，吓得英领事馆人员和水兵狼狈逃上英军舰。《革命生活》还刊登了军校师生誓言：“英帝国主义是开始侵略中国的第一名强盗，又是惨杀中国人民的凶手，是与我们誓不两立的敌人，英帝国主义一日不倒，我们的生命就一日不安全，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随即，陆更夫组织“一·三·惨

案化装宣传队”，在汉口“血花世界”演出歌舞、新剧，支持武汉人民的反英爱国斗争。这场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于二月十九日收回了汉口、九江两处租界。

第一次国共合作给大革命带来大好形势，但同时也潜伏着危机，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以蒋介石公开叛变而告结束。蒋介石首先在上海举起了屠刀，紧接着是南京惨案，一批一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每一个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武汉三镇反蒋怒潮汹涌澎湃。陆更夫、蒋先云、陈赓等组织了“黄埔各届学生讨蒋筹备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在武汉阅马场召开了有军校全体人员，以及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革命生活》发表了军校师生的誓词：“不要偷闲过日，去看那军阀蹂躏下的人们！不要虚度时光，去听那军人压迫下的呼声！不要伤春怨秋，去凭吊那恶魔刀下的累累白骨！大敌当前，我们怎能闲逸？恶魔未消，我们怎能愉悦？人类不曾解放，享受只是僭越；世界不曾打平，美善也还残缺。用歌声喊出人生的痛苦，讴歌革命是我们的超越！把鲜血去换取人类的自由，献身革命是我们的壮烈！”在《革命生活》日报上，陆更夫还撰写了《斥蒋介石》《再斥蒋介石》《蒋校长哪里去了？》等一篇篇义正辞严的讨蒋檄文。他在《在讨蒋大会里枪毙杨引之》一文里写道：“首先枪毙蒋介石大大小小的走狗（杨引之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然后在民众面前枪毙蒋介石！让反革命在我们面前发抖吧！”又在《武汉同志同胞公鉴》一文里，斥责蒋介石为“党贼”，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介石不容丝毫姑息，誓

与之作百倍的斗争！他鼓励宣传科的同志们：“在这革命的患难之秋，我们应当努力于宣传工作，以便唤起民众一道来和敌人斗争！”

五月十六日，军校成立特别总部，陆更夫、叶镛、袁澈等被选为常委，当日《革命生活》刊登了由沈雁冰撰写的社论《祝中央军校特别党部成立大会》。在《特别党部的宣言》里，军校师生表示：我们是革命的工具，党的工具……，为我们的革命，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党来牺牲！任何个人，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民众，背叛了党，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枪和剑去打倒他们！这时候，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武汉革命政府的破坏和颠覆，先后策动夏斗寅叛变，支持四川军阀杨森偷袭武汉革命政府。陆更夫积极参加了讨伐反动军阀夏、杨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煽动下，“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当时甚嚣尘上，陆更夫表明了坚定的立场，他在军校的《五四纪念特刊》里，著文鼓励青年：“革命的学生应在党的指导下努力……革命的学生出路是什么？武装起来——是士兵；到田间去——是农人；到工厂去——是工人。今后五四的精神——要使工人农人来继续着！要革命的青年来发扬着！”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提出“宁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武汉军校被解散，由张发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陆更夫任一营二连连长。教导团在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率领

下，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到了广州。教导团一到广州，张发奎就急于利用这支军事力量参加所谓“护党之役”——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教导团则抓住时机利用派系矛盾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准备参加秘密筹划中的广州工人武装起义。教导团接到进攻桂系驻广州机关的命令后，在十一月十七日黎明，一举攻克黄绍雄司令部，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分会清党委员会。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陆更夫带领两个排，不放一枪，不费一弹，解除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卫兵武装冲进去时，犹如晴天霹雳，惊醒了那些美梦正酣的清党老爷们。他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发抖，举起双手惊呼：“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共产党，是清党委员！”陆更夫冷笑道：“不错！一点不错！我们要抓的正是你们这些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清党委员！”就这样，十几个清党委员束手就擒。

广州工人武装起义在积极准备中。“五·一五”大屠杀后，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激起了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的反抗。先后爆发了广州海员大罢工、市郊农民秋收抗租起义，士兵们也同情革命，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要求起义，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张太雷同志领导下，讨论了起义问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公开号召群众起义，提出了起义的政纲和口号。十二月四日，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在黄花岗召集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骨干分子参加的会议，当时，陆更夫、叶镛、袁裕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太雷同志阐明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布置了任务。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广州起义爆发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公社也宣告成

立。

广州起义中，陆更夫新任教导团一营一连连长，负责带队攻打市公安局。陆更夫布置了战斗任务，分析了敌情，亲自带队，分兵两路，同时向市公安局和公安局对面的保安队发起进攻。当一连战士冲向公安局、保安队的时候，埋伏在第一公园的工人敢死队，配合战斗的工人赤卫队，也同时直扑过去。守敌出动铁甲车队猖狂反扑，公安局门口的两挺机枪也疯狂地吐了火舌，进攻受到了阻碍。这时，陆更夫身先士卒，沉着地指挥战士炸毁了铁甲车；打入了保安队作为内应的同志也架起重机枪扫射公安局门口顽抗之敌。守敌龟缩进去，关上了铁门。战士们冒着硝烟，乘势冲杀，有的砸铁门，有的搭人梯攀上围墙，一颗颗手榴弹砸开了铁门，顽抗的敌人被击毙，想活命的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公安局长朱日晖从后院爬出围墙，狼狈逃命。这时，保安队在队长的指挥下，还在拼命顽抗。陆更夫带队猛烈进攻，击毙了保安队长，保安队终于也被缴了械。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缴获的枪枝弹药堆满了公安局大院。战士们砸开了牢门，八百多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得了自由，其中有二百多名是在反革命政变中被捕的黄埔军校学生。市公安局被攻占后，成为了起义总指挥部，随即陆更夫又率部攻下了长堤一带的江边阵地，组织战士修筑好工事。这时，敌五军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横渡珠江，妄图登陆，在我炮兵配合下，陆更夫沉着、果断地组织战士多次击退登陆敌军，守卫着长堤阵地。反动派并不甘他们的失败，起义的第三天，在英、美、日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反动派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广州，英勇的起义工人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广

州公社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同志壮烈牺牲，惨遭屠杀的广州人民不下七八千人，广州起义失败了。

起义军开始撤出广州市区，袁裕、叶镛、徐向前、陆更夫率领余部，撤至花县。十二月十七日在花县进行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徐向前任参谋长，陆更夫任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团，徐向前、陆更夫分别兼任十团、十一团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初，红四师与董朗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二师会合，向海陆丰进发。这两支经过战火考验的青年队伍边走边战，先后打下陆丰、甲子港、果龙寨据点，经惠东到达普宁县赤水村，与彭湃领导的农民军会合。这时，新年刚过，反革命武装从海陆两路向彭湃同志创立的海陆丰工农政府发起进攻。由于兵力悬殊，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被迫退入农村、山地。敌人岗哨林立，频繁扫荡，红军弹尽粮绝，生活异常艰苦，没有粮食、食盐、医药，不少同志病倒了。为了不致暴露目标，只好挖野菜充饥。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陆更夫更加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鼓励战士们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战胜困难，坚持游击战，相机打击敌人。斗争坚持到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决定，除留少数红军干部坚持斗争外，其余都撤离海陆丰，陆更夫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留学期间，陆更夫结识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黄海明同志，他俩感情融洽，志同道合，不久结成了革命伴侣（大革命时期，黄海明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担任过武汉纱厂女工纠察队队员，独立师女生娃娃连连长）。一九三〇年底，陆更夫夫妇先后回国，在外蒙古（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半年后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调到上海，

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黄海明在上海妇女工作部从事妇女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月，陆更夫任中央巡视员离开上海，赴两广检查军运、兵运工作，黄海明因身怀有孕仍留上海妇女工作部。临行前，陆更夫将一块怀表留给爱人作存念之物。那知这一次竟是永别，这块怀表作为烈士遗物留了下来。

当时两广白色恐怖极其严重，两广省委多次遭到破坏。后因省委书记章汉夫被捕，陆更夫于同年十二月担任了两广省委书记。在这期间，陆更夫主持省委会议，制定了《关于切实建立组织工作的决议》第十一号通告等重要文件。当时，省委机关设在香港租界，陆更夫不顾个人安危，经常秘密回到广州考察、指导工作，始终坚持了党对两广地区的领导。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省委在香港召开常委会。驻香港特派员、省委常委廖赤道在会前一天被捕叛变，供出了开会地点，港英当局便秘密包围了会议地址，陆更夫以及五名常委均遭逮捕，被关押在香港陈昌利监狱。在狱中，他们团结战斗，商量对策，坚持斗争，同时等待外边营救。

后经中央多方设法，通过香港互济会用四千块大洋才得以买通保释。

五月六日，港英当局一面假意释放，让陆更夫等人乘意大利邮船到上海，一面暗中通知国民党反动警特，告知陆更夫等乘坐船名、航行时间，并将陆更夫等人照片分发沿途码头，还派遣特务随船盯梢。五月八日，船行到上海杨树浦码头时，陆更夫等人再次被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他们先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后转至龙华监狱，最后被广州市公

安局特别侦缉处引渡至广州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利诱、威胁、毒刑，陆更夫等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节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经受了酷刑，保守住了党的秘密。他们坚信革命必将胜利，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是无限光荣和自豪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要尽了花招，终于失望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陆更夫以及省委其他同志被枪杀于广州市东郊，时年仅二十六岁。据当时上海《大晚报》载：“枪毙两个共党省委书记张清泉（系陆更夫被捕后化名）等一行，临刑慷慨激昂，高呼口号，从容就义。”

陆更夫同志遇难虽然五十余年了，但是党并没有忘记他。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期间，烈士陆更夫的女儿曼曼，曾在纪念革命烈士大会上代表死难烈士子女发言，并由报刊登载了全文。这位不曾见过父亲面的女儿，在党的培养下幸福地成长起来。

全国解放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徐向前、黄克诚、程子华等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陆更夫同志：

“很有才华，能写会说”，“广州起义中，作战英勇”。并充分肯定了他在北伐战争、广州起义、武汉军校、奔向海陆丰等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不朽功绩。陆更夫同志把他的满腔热血，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民众的解放事业。他的耿耿丹心，永远光照人间；他的铮铮铁骨，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 缅怀我的父亲柳绍轩

我家塘贯四川省叙永县，汉族。祖父柳再田，父亲柳绍轩，排行老三，生于1904年6月6日，因家庭生活艰苦，祖父母积劳成疾，相继过早去世，遗下父亲三兄弟靠三爷过日。因无钱念书，父亲到十五岁还一字不识，为要自谋出路，便立志外出从军。

1919年，他投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赖心辉部队的旷继勋团长下属当兵。这时四川局面混乱，广大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主豪绅，勾结官府；乡镇保甲，依附豪绅，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加上军阀争夺地盘，连年混战，当时真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国无宁日。

父亲自从军当兵后，生活并无多大好转。但已不依赖于人，而是自食其力了。以他朴实的本质，不怕苦，勤奋好学，几年历经战役，都表现英勇顽强，是部队公认的好士兵，并受到了旷团长的重视和信任。因此，他由士兵逐次升为尉官连长。

1925年部队驻军郫县时，父亲与母亲朱秀兰结婚，父亲给母亲改名为柳占英。

驻防在彭县和崇宁两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感召下，出现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官佐和士兵。为了寻求真理，获得光

明，父亲参加了一个“四川青年军人读书会”，表面是提高官兵文化，暗中却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时势政策。

同年春，第七混成旅迎来了党中央派遣的党代表秦青川同志。从此，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才看到了新生的光明。在党的领导下，第七混成旅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一、成立经济委员会；二、实现三同；三、严肃纪律；四、提高阶级觉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这是历来党对官兵教育的主要课题，也是改造第七混成旅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使第七混成旅成为了在四川出现的一支进步的革命队伍。

经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父亲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觉悟不断提高。

1926年，父亲晋升为第二团（团长旷继勋）第二营（营长马之骥）二连的连长。

第七混成旅原政治指导员郭樵林同志回忆的材料上写道：“其时七旅的党组织不光是注重军事，尤突出政治，绍轩在连长中年龄较轻，作事活跃，常接近先进人士和一般头脑比较清楚，懂得革命理论的学生，故深受启发。因此，他在各方面工作学习都表现得良好，这样的头脑和进步思想在连级干部中是不可多得，组织考虑决定于1928年在崇宁县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七混成旅原第四团团长陈茂甫同志的回忆材料写道：“我们彼此之间，是几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在作战中，彼此支援，互相关照，他是一个果断勇敢，善于带兵的好同志”。

第七混成旅军团委支部书记文莱之（强）同志的材料写道：“我当年是团支部书记，作第二营副营长是掩护工作的

名称，柳绍轩经共产党员张光仪的介绍，于192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团支部批准并报请上级川南特委军委备案的。他是一位严于律己的好军人，他奉公守法，勤于励德；爱学习，为人正直；对党忠诚，对同事友善，以助人为乐，确实是令人敬佩的。作为军人来说，他是爱国主义者，对当年国内政治腐败，大小军阀割据争雄是非常痛恨的。他假如没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进步表现，是不可能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1929年初春，第七混成旅奉上级党指令，在“叙蓬起义”，“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红旗升起了。第一路军司令旷继勋，党代表罗澈木。父亲编入第二师（马之骥），第五团刘鸿所属，并晋升为营长，参加了起义。“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高举革命光辉红旗转战在川东北一带，宣传共产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解放人民。千里征途，历经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艰苦，他们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精神胜利挺进。为国，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威震了全川。1930年春初，因在凉山猫儿寨战役失利，党决定凡曾加入组织并在部队带兵已公开身份的党员须先行离队，在达县所属乡场分两批遣散，党的高级重要领导人旷继勋离开四川到上海党中央所在地，余下来的中下级干部分散隐蔽到军阀部队继续做兵运工作。这时父亲头部虽负伤，但在党指示离队后，仍斗志不衰。他住在成都槐树街12号亲戚家的几个月中，每天早出晚归，四处联系同志。其后在郫县东门开办饭馆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并承担了饭馆的一切繁杂事务。他拴上围腰端盘跑堂，对雇请的师傅宽厚相待，亲如一家人。开业期间，他经常接触各方面人

士，进行革命活动，为党开展地下工作，经常外出，数日方归。

1931年父亲经组织派遣隐蔽到二十一军刘湘的军阀部队，即第三路边防军师长邓国璋，第一团张辉堂属下，充任该团连长，1932年升任第三营营长。他以此掩护身份，在军队中继续做兵运工作并负责川南地下党工作。

1933年11月5日奉刘湘督办命令，二十一军第三路边防军由成都簇桥移防荣县。

母亲随军移防至荣县，居住在南门德丰号当铺院内，第三营营部秘书李津梁及其妻李湘渠都是川南古宋地下党员，李夫妇常到家中，每次他们来了，父亲都借故避开母亲进行秘谈，他们秘谈内容，从未向母亲泄漏一句。家中有一口小皮箱是父亲专用之物，钥匙总不离身，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允许母亲瞧一眼箱内的东西。为此，母亲常猜疑地说：“不知你那猴儿箱内装些啥子？硬是不让我看”。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军总指挥旷继勋同志率领部队西征入川至通江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当选为川陕苏维埃省主席，旷与我父亲早就保持党的上下级关系，常有秘密文件来往。

1933年7月，刘湘开始在军队内搞秘密清共。邓国璋设下圈套，暗中布置，阴谋突击。12月的某日早晨，来人到家通知刚下早操正吃饭的父亲去团部开会而予以逮捕，与此同时，还逮捕了秘书李津梁等十余人。后又由第一营王旭东带上全副武装爪牙迫不及待，破门闯入家中，逐赶我母亲于门外，翻箱倒柜地搜查抄家。因事发生突然，来不及转移的那口小皮箱，被爪牙查获，其中查出旷继勋同志所写给